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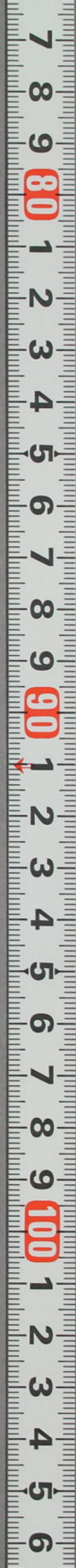


音釋
文段
批評

莊子口義大成俚諺鈔

序
尾卷

13
1041
2





明口仁=13
詩1041
卷1-12

高
文
庫
印

段氏評莊子膚齋口義大成俚諺鈔首卷之下

穆陵宸諭

穆陵趙姓南宋第五主理宗ノ廟號ナリ。詩經大雅部六
王篇ニ所謂穆穆文王ノ義ヲ取テ稱ス。詩經朱子註穆穆
深遠之意。大全華谷嚴氏曰文王德容穆穆然可見。故穆
穆足以形容之。穆ハツ、シハウルハヒアツト訓。韻會屋韻穆莫
六切。集韻敬也。美也。廣韻又厚也。又爾雅穆穆肅肅敬也。
註云。皆容儀謹敬。疏引天子穆穆。禮記曲禮天子穆穆。理
宗ノ帝位ニ在テ。德儀容貌ニ著レテ。嚴止ナルヲ。殂落以後マ
デモ。天下ニ感ズルト云ノ義ニテ。此一字ヲ用ヒタリ。陵ハミサ、キ
ト訓ビテ。凡帝王皇后ノ遺骸ヲ葬藏ル處ヲ云。韻會蒸韻陵
間承切。帝王所葬曰山陵ト註ス。素說文ニ大阜也ト註シテ
平地ト殊ニ崇高ナルヲ云。帝ヲ葬地ナレハ車馬ノ穢ヲ忌。洪
水ノ難ヲ防。其宅兆ヲ擇定ムルニ依テ。墓墳ノ稱ト別テ。陵ト云。

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十二云。宋朝陵名。太祖昌陵。太宗熙陵。眞宗定陵。仁宗昭陵。英宗厚陵。神宗裕陵。哲宗泰陵。哲宗泰陵。徽宗祔陵。欽宗寧陵。高宗思陵。孝宗阜陵。光宗獻陵。寧宗茂陵。理宗穆陵。度宗安陵。〔宸〕天子ノ玉座ニ定メ玉フ處ヲ云。萬乘ノ君ハ北辰ノ宿處ヲ定メテ衆星ヲ拱スルガ如ク。四極ノ民人ニテ咸來朝サセテ服從スルノ義ヲ取テ。北方ニ居テ。南面シ玉フガ故ナリ。韻會眞韻。宸。丞眞切。說文。屋。宇也。从宀。辰聲。賈逵曰。室之奧者。後人指帝居曰宸。帝居北辰之宮。故从宀。从辰。天子之居。〔翰〕フニテ訓ジテ。大抵ハ文翰詞翰書翰ノ時ハ去聲トシ又ハ子ト訓ジテ。羽翰ハ兩音トス。然レドモ。文選卷十七。陸機文賦云。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翰。音寒ト注シテ。平聲ニ用ユ。李周翰注。翰筆也。上韻會去聲。翰韻翰侯肝切。詞翰ト註ス。此ニ宸翰ノ一字ハ。俗ニ勅筆ト云フニ同ジ。希逸老莊列三子ノ口義ヲ。理宗獻覽アリテ。感歎ノ餘。ト下ノ文句ヲ筆記シテ。賜フナリ。希逸ノ後裔即非禪師家藏ノ本ニ。作宋理宗皇帝宸翰。

○函胡讒反

披味奏函敷陳子義以天地人之實理明老莊列之寓言

〔奏〕ハス、ムルト訓ス。五車韻瑞云。奏進也。天子ノ獻覽ニ可供トテ。下ヨリ奏進スルヲ云。〔函〕ハバト訓ス。韻會彙韻胡南切。容也。○又咸韻胡讒切。匱也ト註ス。老莊列三書ノ口義成就レテ。眞實ヲ朝廷ニテ。詠サレテ請。其註本ヲ容タル函ナリ。子事物紀原卷四云。文心雕籠曰。鸞熊作書曰。鬻子蓋周初人。此名ト之始也。聖人ノ説。逐一常道ナルガ故ニ。尊信レテ經ト稱ス。五經六經ト平時稱スル。此ナリ。賢者ノ書ハ其姓ニ子ヲ字ヲ加テ。總テ子書ト呼。今此ニ云。老子。莊子。列子ノ類。此ナリ。孟軻ノ教ヲ。孟子ト云フモ。又同ジ。敷陳ハア。子ク。トモ。キツラヌルトモ。訓ス。韻會虞韻。敷。芳無切。說文。施也。一曰。陳也。詩。敷時。釋思箋云。敷。猶徧也。正義云。敷。訓爲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同眞韻陳他鄰切。布也。又列也。言ハ下ヨリ奏進

得其指歸各為詰訓卿之該貫若此時備觀覽所益良多

得。希逸二書ノ教ヲ明得云其一字ハ上ノ老莊列之寓言ヲ指ス指歸ハ指シテ教導カントノ意思歸嚮ヲ云詰訓註釋ノ異名ナリ爾雅郭璞序夫爾雅者所以通詰訓之指歸那昂疏云詰古也通古今之言使人知也訓導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指歸謂指意歸鄉言此書所以通暢古今

之言訓道百物之貌使人知其指意歸鄉各為一ト云二書共ニ口義ノ註ヲ下シタルヲ指ス卿ハチキト訓ス理宗皇帝ヨリ希逸ヲ呼系テ指ス辭ナリ韻會清韻云秦漢以來君呼臣以卿該貫ハガ子ツラヌト訓ス希逸ノ表トスル學術ハ聖門ノ教ナルニ老莊ノ玄學マデヲ曉明タルハ儒道ノ二教ヲ兼載テ貫徹スルトナリ字彙該備也咸也皆也載也兼也ト註ス若此ト云二書ノ註ニ二才ノ實理ヲ用テ其所說ヲ明白ニスルヲ指ス時備ト云時ハ俗ニ時時刻刻ト云フニ同シ咸感ノ餘リ須臾モ無斷心目ニ照シテ觀察シテ文字ニ肉眼ヲ浸シテ感覽アルトナリ所益ト云希逸ガ口義ニ據テ昔時未曉明事理ヲ一朝頓ニ心裏ノ所資益無不此トナ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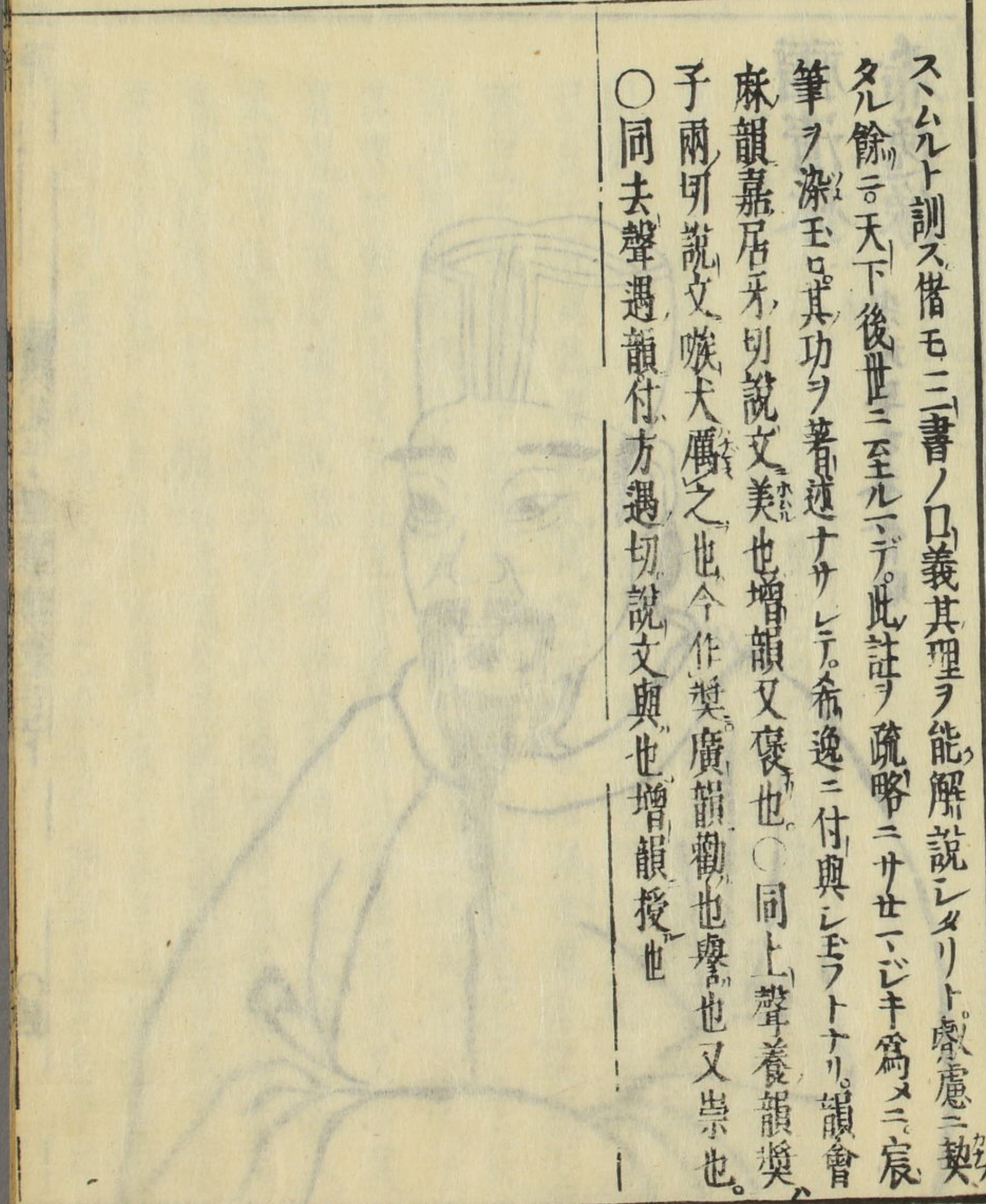
簡有朕心故茲嘉獎

付林希逸

簡有。一書經卷三商書部湯誥篇二湯王兵ヲ發天下

憂ヲ救玉フ時ニ列國諸侯ニ對シテ。今暴虐ヲ熾ニシテ天下ノ
 民ヲ燬ハシタル桀ハ天ヨリ不赦ノ罪アルニ依テ南巢ニ放タリ。
 已來ハ天下ノ賢人皆天帝ノ臣ナレバ我々其人ヲ不赦シテ其簡
 ハ上帝ノ心ニ順ハント。仰セラレタル語意ヲ借用ヒタル句ナリ。然モ
 書經ニテハ不逆天命ノ義ナリ。此ニ用ヒテ衆人ノ正邪曲直モ
 書卷ノ眞實モ萬乘ノ君ヨリ明德ヲ熾シ玉ヒテ吟味スルコトヲ
 職ト云ノ意ナリ。書經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蔡氏註簡開也。俗ニ吟味スル
 云ニ同シ。朕昔ハ上下ノ無差別ノ自己ノ義ニ用テ秦始皇六國
 フ滅シ四海一統シテヨリ權威ヲ崇クシテ天子ニ隄リ。事物紀
 原卷一。朝廷法措部云朕我也。古通稱之。秦始皇二十六年
 年始獨天子稱朕云。史記曰李斯議天子自稱曰朕也。○
 事文類聚後集卷二云始皇已并天下李斯等議曰有天
 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
 帝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蔡邕註曰朕我也。古者
 一上下共稱之。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爲稱。故茲山下書稱。○ヨミシ

スムルト訓ス借モ二書ノ口義其理ヲ能解説シタリト。睿慮ニ契
 タル餘ニ天下後世ニ至ルニテ。此註ヲ疏略ニサセシキ爲メ。宸
 筆ヲ添玉ロ其功ヲ著述ナサレテ希逸ニ付與シモトナリ。韻會
 麻韻嘉居牙切說文美也增韻又褒也。○同上聲養韻獎
 子兩切說文喉大厲之也。今作獎。廣韻勸也。舉也。又崇也。
 ○同去聲遇韻付方遇切說文與也。增韻授也。



福清林希逸像

宋端平乙未會魁



讀莊便覽總評

○莊周本傳

史記評林卷六十三列傳第三云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正義曰郭緣生述征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也各周周皆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冤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作漁父盜跖胠篋索隱曰胠篋猶言開篋也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曰胠音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胠開也篋箱類也此莊子三篇各皆誣毀自古聖君賢

臣孔子之徒營求各譽咸以喪身非抱素任真之道也以
 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詆音邱訛音訾謂詆訾許毀此言孔
 子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虛無事實
 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各也即老聃弟子畏累鄒氏畏
 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音路罪反郭象云
 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
 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老子弟子北居畏累
 之山成瑨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篇名庚桑楚以明至
 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
 人災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曰屬音燭離薛倫九折其辭句也指
 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曰剽匹妙反剽猶攻擊也雖當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洗
 洋音注洋一字又音晃養又作養○正義曰洋音翔已音
 杞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
 王當周顯王三十年使使厚幣迎之詐以為相莊周笑謂

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
 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
 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為小豚不可得○正
 義曰不羣也豚小猪臨宰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子亟
 去索隱曰音棘亟猶急也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
 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汚瀆音烏瀆潢汚之小渠也
 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
 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煥莊子
 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千年歲矣巾箒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寧無為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於泥中乎大夫
 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也
 東坡文集卷三十六莊子祠堂記云莊子蒙人也常為蒙漆
 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競始作
 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
 其學無所不闢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
 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箴以詆訾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却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問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止言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訾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蹇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寵。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齋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醜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

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秣陵焦弱侯曰。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棄之。疑于不類。夫瓦礫糠粃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為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棄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為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真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棄之也。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屈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二說。幾何而不河漢其言也。

又曰。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觀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變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

今之存。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不可也。是故舜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禹之行其所無事非不行也。以無事行也。而昧者遂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夫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鬱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又曰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予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益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為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為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為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抑善夫以意自為方者歟。釋氏之論謝恩者必訶佛罵祖之人。夫以訶佛罵祖為謝恩則歸依讚嘆者為倍德矣。又孰知夫訶與詈者為歸依讚嘆之

至也。不厭秦失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之也可乎。

又曰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瑩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曾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規以時月覈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己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又曰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反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

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及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于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為一事。今以寓言列禦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禦寇饋漿事，而即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子瞻作記亦因此而有辨邪？大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格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之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如閔奕意修之首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秩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並同參，以此說子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閔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又曰：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遙遊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

觀籥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眇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朋者不自為假，文履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或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遷，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寢遽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作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整，安排而造化不及，睽眇不及雄，漂淪雄漂淪不及簞策，簞策乃入于寥天。一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齧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為點竄如此耶。

又曰：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電，奮繳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虎也，執

群獸食牛馬，劍戟不能難也。故殫滴之流，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微之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也。神之所以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與也。始始于不始，生于不存，存于不亡，亡于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積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寔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遂伎，感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滋起，俊出愈奇，令速賞深，罰峻，刑嚴，斲肌膚，斷四支，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夷滅，賞至封侯，天地振慄，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人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剝也。屬岳著，回不可射也。蟻蝨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

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客，通者之與閑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三軍得意，則下亡虜窮，窮之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劍盜，跡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氏語意精麤，居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偽識者哉。

前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十七云：莊子五十三篇。
李唐段成式正西陽雜俎卷二玉格部云：太極真仙中，莊周為圍編即。

一程全書卷四遺書二先生語三伊川先生語云：莊生形容

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

同卷二十九外書第十二云。問莊周與佛如何。伊川曰。周安得此。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麼。

朱子語類卷百二十五云。莊周曾做秀才。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合沒拘檢。便凡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穩。

又同卷曰。莊子比邵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事事識得。又却蹴踏了。以為不足為邵子。却有規矩子。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

孟子說陳良云云。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歷舉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頭掛杖。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廣云。通鑑中載孔子順與公孫龍辯說數話。似好。曰。此出在孔叢子。其他說話。又不如此。此書必是後漢時人撰者。若是古書。前漢時又都不見說。是如何。其中所載孔安國書之類。其氣象甚備。都不似西京時文章。廣

又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又曰。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一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它直是似快刀利斧劈

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怡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方子錄云：莊子是一箇大秀才，他事事識得，如天下篇後面乃是說孔子，以用快刀刑斧斫將去，更無些礙，且無一句不着落。如說易以道陰陽等語，大段說得好，然却不肯如此做去。老子猶是欲斂手齊脚去做，他却將他窠窟一齊踢翻。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堂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梁而止，不至於南，然當時南方多是異端，如孟子所謂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如說南蠻鴟舌之人，非先王之道，是當時南方多異端，或問許行恁地低也，有人從之曰：非獨是許行如公孫龍堅白同異之說，是甚模樣，也使得人終日只弄這箇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于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除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賈孫○前廣錄一條疑聞同考

又曰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它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箇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酒。今讀老子者亦多錯，如道德經云：名非常，名則下文有名無名皆是一義。今讀者皆將有無作句，又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只是說無欲有欲。今讀者乃以無有為句，皆非老子之意。學可

又曰：莊子老子不是矯時，夷惠矯時亦未是。學可

又曰：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

又曰：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薰下工夫。質

又曰：列莊本揚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
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爲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爲
無君此類是也大雅

又曰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文細似莊子

又曰雷擊所在只一氣流來間有見而不爲害只緣氣未
裂有所擊者皆是已發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收得雷
斧之屬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
捨得石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因說道士行五雷法先
生曰今極卑陋是道士許多說話全亂道蔡云禪家又勝
似他曰禪家已是九分亂道了他又把佛家言語參雜在
裏面如佛經本自遠方外國來故語音差異有許多差異
字人都理會不得他撰許多符咒千般萬樣教人理會不
得極是陋蔡云道士存箇莊老在口却不去理會曰如今
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
會莊老蔡云無人理會得老子通透大段鼓動得人恐非
佛教之比曰公道如何蔡云緣他帶治國平天下道理在

曰做得出也只是箇曹參蔡云曹參未能盡其術曰也只
是恁地只是藏縮無形影因問蔡曰公看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是如何說
蔡云只是無名是天地之始有名便是有形氣了向見先
生說庚桑子一篇都是禪今看來果是曰若其它篇亦自
有禪話但此篇首尾都是這話又問蔡曰莊子虛無因應
如何點曰只是恁地點多有人將虛無自做一句非是他
後面又自解如何是無如何是因又云莊子文章只信口
流出然高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因窮不如
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蔡云看莊周傳說似
乎莊子師於列子云先有作者如此恐是指列子曰這自
說道理未必是師列子蔡問皆原於道德之意是誰道德
曰這道德只自是他道德蔡云人多作吾聖人道德太史
公智識卑下便把這處作非細看便把作太史公中庸看了
曰大學中庸且過一邊公恁地說了主張史記人道如何
大凡看文字只看自家心下先自偏曲了看人說甚麼事

都只入這意來。如大路看不見只行下偏蹊曲徑去。如分明大字不看却只看從罅縫四旁處去。如字寫在上而不看却就字背後面看。如人眼自花裏看見眼前物事都差了。便說道只恁地蔡云不平心看文字將使天地都易位了。曰道理只是這一箇道理但看之者情偽變態言語文章自有千般萬樣。合說東却說西。合說這裏自說那裏。都是將自家偏曲底心求古人意。又云如太史公說話也。怕古人有這般人。只自家心下不當如此。將臨川何言。江默之事觀之說道。公羊穀梁是姓姜人。一手做也有這般事。尚書序不似孔安國作其文軟弱不似西漢人文。西漢文。龔豪也不似東漢人文。東漢人文有骨肋也不似東晉人文。東晉如孔坦疏也。自得他文是大段弱讀來却宛順是做孔叢子底人。一手做看孔叢子撰許多說話極是陋。只看他撰造說陳涉那得許多說話。正史都無之他却說道自好。陳涉不能從之看他文卑弱說到後面都無合殺蔡云。恐是孔家子孫曰也不見得蔡說春秋呂氏解煞好曰。

那箇說不好。如一句經在這裏說做喪也得也有許多說話做敗也得也有許多說話都白說得似又云如史記秦紀分明是國史中間儘謹嚴若今人把來生意說也都由他說春秋只是舊史錄在這裏蔡云如先生做通鑑綱目是有意是無意須是有去取如春秋聖人豈無意曰聖人雖有意今亦不可知却妄為之說不得蔡云左氏怕左史倚相之後蓋左傳中楚事甚詳曰以三傳較之在左氏得七八分蔡云道理則穀梁及七八分或云三傳中間有許多蹊處都是其學者後來添入

又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一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反老子慎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相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大史談董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

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總不足稽矣。個

楊龜山文集卷十六

第二

云聖人以爲尋常事者莊周則夸

言莊周之博乃禪家呵佛罵祖之類是也。如逍遙遊養生

主曲譬廣喻張大其說論其要則逍遙游一篇乃子思所

謂無入而不自得而養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謂行其所無

事而已。

明朝樞密龍泉葉子音著草木子卷二云事外無道道外無

事故事愈近而道愈切莊子曰良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

之誦之令人有生意

同卷云莊子曰鷄鳴犬吠人莫不聞知不能以意億其所自

化又不能以意逆其所將來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

同卷云莊子曰道在秕稗在瓦礫在屎溺每况愈下蓋以道

無乎不在也。

讀書錄卷一葉云老莊雖翻騰道理愚弄一世奇詭萬變不

可摸擬卒歸於自私與釋氏同。

同葉云老莊於道理非無所見但不勝其避害自私之心鄙

薄而不爲是豈聖人太公至正之心乎。

同葉云莊子之言雖曰形容道體然不能必信而行之是亦

知之實有未至也使知之至則必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

必至矣。程子所謂窺則天道未盡者蓋謂此。

同對三云老莊之書切不可深溺若溺其說而誦習不已猶

居齊齊言居楚楚語發於心術文辭有不覺者矣。

同十三云莊子好文法學古文者多觀之苟取其法不取其詞

同可也若併取其詞爲已出而用之所謂鈍賊也韓文公作

送高閑上人序蓋學其法而不用其一詞此學之善者也

同十五云莊子曰嗜欲深者天機淺蓋嗜欲昏亂此心則理無

同節而見故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其至矣。

同卷四十四云莊子斲輪之說深中學者溺于語言而不得其

意之弊世有開卷則能說義理真若有所得者捲卷則茫

然漫不知所說爲何事誠所謂糟粕者也其弊也久矣。

同卷六十六云。莊子曰。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此言甚正。

同卷七十二云。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之術也。
同九八云。莊子曰。泰宇定。發於天光。言心定則明矣。

同九九云。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先儒謂莊子是犬秀才。觀此可見。

同卅云。莊子曰。生物以息相吹。息是人呼吸之息。九萬里之氣。亦是此息相吹。則人之氣名和召災。可知矣。

同同云。七竅鑿而混沌死。七情熾而天理亡之譬也。

同卷十一十五云。庖丁解牛。人處常變之道備矣。
同六云。庖丁解牛。順其自然之理而行之。如技經肯綮之未嘗逆理。則大軼矣。

同同云。庖丁解牛。只是順理。
同續錄卷一 九五云。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無全牛矣。

同續錄卷四十一云。老子莊子不述前聖之言。自為新奇之說。所以為異端也。

世說新語補卷五文學篇中云。庖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不異人意。
宋劉孝標注云。晉陽秋曰。庖散字子嵩。潁川人。侍中峻第二子。慨廊有度量。嘗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止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

同書同篇中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日。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語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大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一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鷦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

同書同篇中云。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日。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馮氏語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大常護國將軍。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一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鷦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豈獨自通而已。又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

大道而寄指鵬鷃。鵬以衛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適然不我，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適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丞嘗於糗糧，絕觴爵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註所未盡。

同卷同篇云。初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儻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劉后村文集卷二十八趙虛齋註莊子內篇序曰。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蓋黜舊註自成一家。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

李唐代成玄英疏云。莊子日月隱於郭象霧露。

大慧普說卷三云。妙聰禪師云。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曰。却

是莊子註郭象。

趙宋代長樂鄭昂傳燈錄跋云。景德傳燈錄本住湖州鐵觀音院僧拱辰所撰書成，將游京師，投進途中與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負之而走。及至都則道原者已進而被賞矣。此事與郭象竊向秀莊子註同。拱辰謂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吾其為名利乎。絕不復言拱辰之用，心如此，與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

楊升菴文集卷六十八第十七葉云。何法盛竊郝超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註。

瑯邪代醉卷十云。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註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後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註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遊篇註云。大鵬之與斥

鷦幸官之與御風同為異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網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寂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九龍之喻舜有卷懷之談周公類之走狼狽尼比之走狗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註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肉木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高介叔纂莊註其最奇者如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又曰知以無涯傷性

心以欲惡蕩真又曰亂心不由於醜而恆在美色也世不出於惡而恆由仁義悲矣又曰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繫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繫夷創傷也又曰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又曰夫以蜘蛛蜻蜓之陋而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又曰安於命者無往非逍遙矣故雖匡陳姜里無異於紫極閑堂也又曰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又曰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雖難為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暴之徒敢行篡

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矣又曰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之時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峨眉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三無乃詭抗乎乃授以玉佩金璫妙文詳龍躡經見抱朴子書又見甯封於青城見玉匱甯封告天天真皇人在峨眉山因授龍躡等書見青城記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因於由伊述此以資一笑

日本講習此書者考藤原良房撰續日本後記卷十七第九
仁明天皇人皇第五承和十四年五月乙亥於清涼殿行

莊子竟寔先是帝受莊子於文章博士從五位上兼備中守春澄宿禰善繩是日引善繩宿禰殿上殊酌恩杯行束脩之禮令左右近習臣各賦莊子一篇管絃交矣酣賜為樂庭燎晰々賜善繩宿禰御衣二襲自外之物亦稱是也賜近臣祿各有差當代儒者共以為榮

爾來元亨建武之本朝人皇第九十五亂後南朝之仕臣有主後醍醐天皇年號右大將長親花山家之庶流也號畹雲老人又曰明魏侍南朝帝講周禮儀禮瑞龍山南禪寺僧巖惟肖就明魏學郭象註其後惟肖悅希逸口義以是為講廢郭氏註專用口義權輿惟肖

莊子口義俚諺鈔首卷下

